生/者/可/念/年

庆余年

·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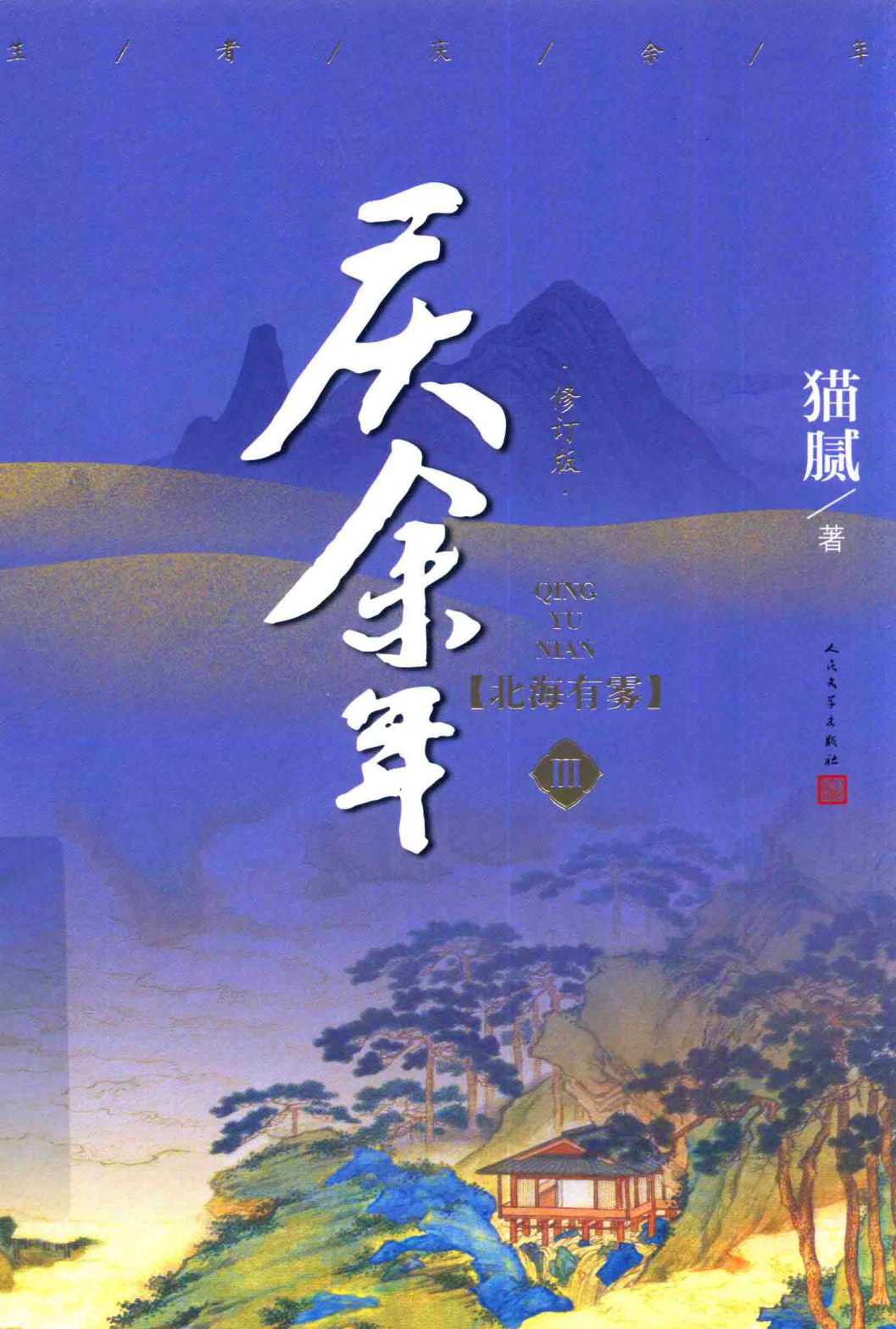
猫腻/著

QING YU NIAN

【北海有雾】

I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庆余年

·修订版·

QING YU NIAN

【北海有雾】

III

猫腻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余年：修订版. 第三卷，北海有雾/猫腻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ISBN 978-7-02-015905-5

Ⅰ.①庆… Ⅱ.①猫…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1596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俊杰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3
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905-5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第一章 京里京外 …… 001

第二章 海棠朵朵 …… 029

第三章 白鸟在湖人在心 …… 058

第四章 先天下之忧而忧 …… 087

第五章 小言公子 …… 120

第六章 怜子如何不丈夫 …… 150

第七章 越狱与跳崖 …… 178
第八章 世间游客 …… 208
第九章 一俯一仰一场笑 …… 238
第十章 长亭古道丢手绢 …… 270

第一章 京里京外

一出京，日头便黯淡了下去，车队过离亭而不驻，在官道两侧杨柳的目送下缓缓向北。巡城司官兵护送使团出京十八里地便折回，将一应沿途看防的任务交给了京都守备师。使团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连绵拉了十余辆，除了载人之外，更多的空间是留给了此次北行所需要的礼仪所备。

肖恩镣铐未去，被关押在第二辆马车之上，车中还有一位监察院的官吏负责照管他的生活起居。这位官吏满面微笑，小心地用毛巾替他擦拭着脸，毛巾很软，不会伤到他早已老枯的脸颊。

“如果我抓住你，用你威胁那个姓范的年轻人，会不会有效果？”铁链铛铛一响，肖恩苍老的声音在车厢里响了起来，只是话语中自然流露出一股漫不经心的感觉，似乎早就已经猜到了答案。

那位负责他生活起居的官吏温和一笑，诚恳地说道：“肖先生，既然轮到我来服侍您，自然早就做好了被您制住的准备，身为庆国子民，到时候自然只好服毒自尽，免得让院里的大人为难。”

肖恩闭着双眼，身上的厉寒气息渐渐消退了一些，轻声说道：“头发太长，帮我绑一下吧。”

二人的对话似乎省略了一点内容，那就是肖恩此时被铁铐所锢又如何能够制住这位监察院官吏？也许二人心中都清楚，一旦离京远去，单

靠这薄薄的铁铐断断不可能永远限制住肖恩的手脚。

那位官吏走到肖恩的身边，从身旁的小柜中取出梳子，细心地梳理着他那及腰的雪白乱发，手指异常稳定，没有一丝颤抖。

肖恩在数十年前就是天下数得着的九品上高手，如果不是这二十年间一直被关在监察院，受苦刑折磨，又被院中三处的毒药折损着肉体精神，甚至有可能晋入大宗师的境界。

饶是如此，病虎犹有余威，只看他出狱之时监察院如临大敌的模样，还有他身上那股子天然流露出的威势，便可以知道这位老人依然拥有着可怕的实力。

如果肖恩此时暴起发难，这位中年官吏根本不可能有半分反抗的余地，但他却是神情自若。肖恩有些欣赏地看了他一眼。

“庆国真有这么好，能让你心甘情愿，甚至满心欢喜地守在我身边？”这是肖恩一直以来不理解的事情，庆国官场也是一片腐败，当初北魏朝廷却在一夕之间分崩离析，虽然其中有自己与战清风大帅被擒失势的缘故，庆国军队与官员们在那场战争里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无畏也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中年官吏恭敬地说道：“如果我死了，院里会负责家人以后的生活，我孩子十二岁后，就可以授勋，而且相信小范大人会帮我照顾他们。小范大人很有钱的，我这条破命能换这么多东西，真的值了。”

肖恩活动了一下手腕，铁链声音再响，有些烦躁：“依然是这些老手段……你叫什么名字？”

中年官吏呵呵笑着回答道：“我叫王启年。”

范闲掀开车的侧帘，微眯着眼看了那辆马车一眼，挥手唤过一位虎卫，低声问道：“马车旁边安排的人怎么样？”

何谓虎卫？这又要说回到司南伯范建大人与陈萍萍院长在皇宫外的第二次谈话。总而言之，范尚书在自己儿子即将出国的时候，终于忍不

住将手中掌握的那批隐秘力量拨了一小部分放进了使团里。

这些虎卫个个具有极强的武力，论狙杀可能不如监察院六处，论集体战斗力不如监察院五处，但都是千挑万选的人物，护主的忠心毋庸置疑，更有股子说不出来的狠劲儿。

范闲隐约猜到这些虎卫是父亲替深宫里那位皇帝陛下掌管，说不定还起着制约监察院的作用，这次父亲派遣这七名虎卫跟着自己的儿子北上也一定经过了宫中的允许。

跟在头辆马车身边的虎卫头领姓高名达，恭敬地回答道："少爷放心，虽然没有六处的人，但我们能够保证稳妥。"

名义上这些虎卫属于范尚书的私人力量，所以他称呼范闲用的是少爷而不是大人，范闲感觉有些怪，笑了笑。

京都守备师的官兵们拱卫着这队奇怪的使团缓缓向北前进，那些普通官兵没觉得如何，知道内幕的那些将领却有些羞恼。

皇帝陛下率着庆国军队东征西伐，从未一败，早已让庆国的军队习惯了胜利，去年那次被定义为"边境冲突"的战争，庆国依然是胜利方，可谁也想不到，身为胜利方的庆国，却被迫因为某件很王八蛋的事情要做出极大的让步——将肖恩送回北方！

范闲在京中撒的言纸早已像插着翅膀一般，飞到了天下每一处角落，将领们的不满都集中到那个美丽而疯狂的皇家女子身上。

这也是范闲直到如今依然没有弄清楚的问题——长公主虽然疯，但并不傻，反手将庆国北域密探头目言冰云卖给北齐，她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只是为了让庄墨韩来京都羞辱自己……范闲不认为自己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长公主是为了将来的皇权之争，寻求北齐方面的外援，这样岂不是会得罪绝大部分的军方力量？不论怎么看这都是件得不偿失的交易。

使团的车队已经往北行出半日，太阳渐入山峰，光线更加黯淡，车队开始在一大片树林边上稍作休息，使团副官前来请示，依规矩，使团

应该在前方三里处的驿站停上一夜。

范闲摇摇头，吩咐先在此处暂停，稍后再论，便下了马车，舒展了一下因为长久不动所带来的麻僵感觉，向后方走去。

那位虎卫首领高达手按长刀，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范闲双眼一垂，注意到虎卫的刀有些奇怪地长，问道："拔出来会不会不方便？"

在五竹的教导下，范闲尤其注重战斗中的反应速度，知道武器越长，武器主人的反应就会越慢。

高达啪的一声提起长刀，送到范闲的身前，解释道："有机关，所以出刀可以加快，因为属下主要负责掩护截杀，所以这一行七名虎卫用的都是加长刀，只求杀伤范围能更广一些。"

范闲点了点头，示意他不要再跟上来。此时他已经到了第二辆马车的旁边，隐隐闻到马车里传来的血腥味和冰寒气息，不由微微一笑，心想王启年和那个老怪物待了这么久，只怕是快要疯了。

果不其然，刚看到范闲，王启年站在车厢口满脸痛苦地说道："大人，什么时候我能休息一下？"

"再等两天。"范闲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问道，"有什么异动？"

王启年摇摇头，把半天中肖恩的一举一动都讲了一遍。范闲知道王启年的话一定会落入肖恩的耳中，也不担心什么，轻声说道："我进去看看。"

"危险。"王启年神情微变，"病老虎依然是老虎，肖恩大不如当年，但毕竟曾经是九品上的绝对强者，如果大人不小心被他擒住，我们怎么办？"

"放心吧，肖恩不是傻子，离京不过十几里地，如果他这时候就想尝试，那是自寻死路。"

范闲当然知道九品上的强者意味着什么，只要想一想当初自己夜探皇宫时燕小乙那宛如天外而来的一箭便能体会，笑着说道："而且这一路还要同行许久，难道我就一直不去看他？"

车里极阴暗，肖恩的一头白发早已系起，露出阴沉的脸。范闲满脸笑容掀帘而入，说道："肖先生，此去上京路途遥远，先进些食物清水吧。"

肖恩缓缓睁开双眼，眼中寒芒一现即逝，微笑着说道："辛苦范大人。"

范闲似乎一点也不畏惧肖恩的手段，满脸堆笑地打开食盒，仔细小心地将盒中的糕点喂进老者那张仍然显得有些枯干的双唇，然后又喂他喝了些清水。

肖恩忽然说道："这些毒药没用。"

糕点里面自然有范闲精心配制，居家必备，此次北行旅游更不能少的上好毒药。被对方看穿，他微涩一笑说道："我自信这药粉应该一点儿异味都没有，肖先生是怎么察觉的？"

肖恩缓缓闭上双眼，说道："你是费介的学生，不论你再怎么自出机杼，依然脱不了费介的范畴。我在你们的大牢里，吃了十几年费介配的毒药，他和陈萍萍舍不得杀我，只好用这些药来损伤我的身体经脉。如果换你，在一个摊子上吃了十几年油酥饼，忽然间有一天，这摊子的老师傅新收的徒弟，又做了一个油酥饼，虽然做成了葱油味，我想你依然能够尝出是那个摊子的出品。"

范闲发自内心地感到敬佩，请教道："大概是每个摊子的面粉与水的分量不一样？"

"是啊。"肖恩微笑着，那笑容却让人有些发寒，"毒药也是一样，像我这种老不死，品毒药已经不是品味道如何，而是纯粹品口感了。"

这是什么境界？这是把毒药当成大白饭吃的境界。既然肖恩品出糕点中有毒，还坦然吃下，想来这毒肯定没有什么作用。范闲说道："天下有三大用毒宗师，我家老师是一个，还有一个已经死了，差点儿忘了肖先生也是三人中的一位，晚辈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

肖恩活动了一下手腕，铁链当当一响，范闲恰到好处地将清水送到他的手中。肖恩闭目喝水，问道："我要出恭怎么办？"

“车里有马桶。”

“外面太阳不错。”

“已经落山了。”

“看看庆国的夜色也是好的。”

“夜寒露重，先生年纪大了，还是留在车里休息吧。”

肖恩忽然睁开眼睛说道：“我已经在牢里待了很多年，只在大门处看见一丝阳光，范大人，容我出去看看如何？”

范闲坚决地摇了摇头，脸上依然挂着笑容：“很危险的。”

“我不危险。”肖恩说道，“既然你们与北面已经达成了协议，安安稳稳地跟着使团走，对于我来说是最聪明的选择。”

范闲应道：“肖先生，在出京都路前，使团一路的安全都是京都守备师在负责。我想您应该能猜到为什么此时庆国愿意把您交还北齐，其实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担心，如果您真的戴着手铐脚镣下车放风，说不定远方就会忽然飞来许多羽箭，将您射成刺猬。”

肖恩知道这话并不虚假，微笑道：“难道你不想杀死我？”

范闲清秀的面容上透着一份自信：“我不是老一辈人，对于您只有对传说的尊敬，我从来不以为您就算回到北边，还能像当年一般呼风唤雨。当然，如果能将您杀了，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与您交换的那个筹码的安全，所以放心，我一定会保住您的性命，一直到北齐的上京，交给您的那些朋友们。”

肖恩沉默着。

范闲笑着说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无法准确判断您还保有多少实力，所以这一路上我都会十分小心，您的马车外面我会随时保持足够的力量，以保证当您想出马车散心吹风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做出相应的反应。”

肖恩笑了起来，依然没有说什么。

暗中下毒被识破，而且明显无效，就只好来明面上的野蛮招数——

范闲轻轻吐了一口气，起身伸脚踩过牢牢缚住肖恩双手的铁链，用一块黑布系住肖恩的上臂，轻却无礼地拍了拍他的手背。然后他从怀中取出一个扁扁的铁匣子，开匣取出一根细长锋利无比的长针，细细的针被不知何处的一双巧手做成中空，长针后有隆起，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想来是灌药用的存储器。

肖恩双眸里血红之色大作，冷冷地看着范闲的双眼，范闲握着针的双手却没有一丝颤抖。马车里忽然泛起了一种很怪异的感觉，范闲的鼻端忽然觉着有些微甜，空气中满是血腥的味道，而这味道仿佛来自那具苍老而愤怒的身躯。

车外的虎卫与监察院官员感应到了车上的异常，沉默着奔了过来，取出了手中的武器。守在马车下的王启年回头望了车中一眼，微微皱眉，对车旁如临大敌的人摆摆手，示意没有什么问题。

马车上，范闲缓缓从肖恩的手背上取下细针，掏出绸巾很仔细地擦拭着针尖，抬头微笑道："谢谢肖先生的合作。"

不知道这针是刺在什么穴道上，也不知道这针里灌的究竟是什么药，肖恩惊人的气势已经弱了很多，神情都有些委顿起来。

"我尊重你只是尊重老年人。"范闲低头往车外走去，"但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什么北魏密谍大头目，也不是威震天下的凶人，你只是我的囚犯而已。如果你想尝试逃跑，我会有很多方法杀死你。"

"大人，没有必要这么小心。"王启年陪着范闲坐到路旁的树下，看着他略显疲惫的脸说道，"肖恩如果想重获自由，就应该与我们合作，老老实实地进入北齐国境。"

范闲摇摇头，说道："你不明白，肖恩这种人物，就算被关了十几二十年又如何？你看他的双眼里，除了怨毒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洞察一切的可怕，还有熊熊燃烧的野心。如果他只是要求自由，那就会与我们

配合，但如果他要求的更多，就一定会想办法逃走。监察院大牢里看得紧，他没有一丝机会，但这漫漫北上道路，他的机会太多，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保证他活着的前提下，弱化他的战斗力和战斗欲望。”

“他为什么要逃？”

“因为现在北面的朝廷不是他效忠多年，为之被囚的北魏，而是北齐。”范闲说道，“虽然当年战清风大帅与肖恩关系极好，但毕竟已经改朝换代了。肖恩被关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如今北面的皇室究竟会如何对待自己。如果北齐皇室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那自然会尊之为上宾。但如果没有这种利益，你想想，北齐皇室发疯了，会让肖恩这种恐怖的密谍统领重新在上京立足？”

“那北齐为什么这次愿意用言公子来换肖恩？”

“因为两个人。”范闲没有往深处解释，“一个是庄墨韩，还有一个……我猜应该是那位叫上杉虎的北方名将。”

“大人以为肖恩会冒险逃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北齐的皇室？”

范闲想到五竹叔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叹息道：“做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肖恩肯定还有其他的想法，但我一时也猜不出来，我只知道他必须活着到上京，就这么简单。”

“肖恩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出国境之前，如果入了北齐国境，他就算逃了，也是北齐的责任。”范闲轻轻拍了拍手，让他离开，然后一个人沉默地坐在树下，双眼看着那辆马车，想着马车里的那个老人。

先前在车上扎针灌毒的时候，范闲其实很紧张。几番察探，他依然不知道在十几年深牢大狱的生活后，这位天下屈指可数的九品上强者还保留了几分实力，但他知道，在没有觅得最好的时机前，这位恐怖的老人一定会非常老实。

山风从树林里吹了过来，吹过范闲背上汗湿了的衣衫，一片湿寒。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朝着司理理的马车走了过去。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人们的容颜与精神状态，但也有例外。当范闲沉步走入司理理的马车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略有些憔悴，依然美丽的女子，大半年的牢狱生活似乎并没有给这位流晶河上红倌人的容貌造成任何损害。

司理理神情微乱，似乎对于此次相见有些准备不足。

范闲静静地看着这位姑娘的脸蛋儿，发现那双眉依然柔若柳梢，黑眸依然顾盼流转，只是那唇今日未添颜色，显得有些苍白。

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时候，范闲是一个初入京都的贵族私生子，这位司理理姑娘已然是流晶河上最红的姑娘，那一夜虽未真个销魂，男女间最亲密的事情也算全做完了。只是没有料到司理理竟然是北齐安插在庆国的间谍，通过二皇子宴请一事，与吴伯安设下了暗杀范闲的计划。范闲命大才逃脱此厄，最后又进了监察院接下了将司理理送还北齐的职司。

他静静地看着面前这女子的眼鼻唇，不知怎的，便想到了那夜花舫之中与对方的身体接触，虽未心旌摇荡，依然有些莫名的感觉。毕竟这是除了澹州那几位丫鬟之外，婚前与自己最亲密的女子。

“前些日子我曾纵马在流晶河畔路过。”车厢里的沉默被范闲温柔的话语打破，“又看见那个花舫。已经很破败了，不过我想你应该不会对那个地方有所怀念才是。”

司理理微微一怔，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俊俏的公子哥居然会用这句话来当开场白，她满心以为这应该是一场很严肃的对话才对。

“身是浮萍，四海为客，大人不要取笑奴家。”

“我不喜欢听奴家这两个字。”范闲看着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眸，微笑说道，“世事本就奇妙，当初你要杀我，是身有使命，我虽然不会原谅你，但也不会因此就对你有什么成见。当时在监察院大狱之中就和你说过，只要你供出主使来，我就会想法子让你活下来。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能够放你回北齐，这中间我没有出力，所以你不用谢我。”

司理理微愕抬头，欲言又止，愈发看不清这个一时纯洁可亲一时阴

寒恐怖的年轻人，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话？

“从你离开大牢的那一日开始，我们就是同事。”范闲坐在她的身边，放松地靠在车厢上，鼻尖嗅着淡淡的幽香，享受地嗅了两口，“我不知道陈萍萍与你之间的协议，但既然他认为你是可信任的，我就会信任你，希望你也能够信任我，将红袖招的计划完成好。”

司理理双手攥着湖绿色的衣袖，轻轻咬着下唇，不知道该如何言语。

“给我揉揉吧，天天要提心吊胆，不知道前面车里那个老怪物什么时候暴走，压力有些大。”范闲不是说谎，神色确实有些疲惫。

司理理嗯了一声，将身子侧了过来，双腿跪在了柔软的椅垫上，小心翼翼地将柔软温暖的双手搁在范闲的头部，缓缓地揉了起来。

范闲闭着双眼，享受着头部传来的舒服感觉，享受着司理理手指的缓缓触摸，下意识地叹息了一声。

“怎么？大人觉着重了？”不知陈萍萍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司理理此时完全不像在大狱里那般绝望与坚毅，反而有些回复了花舫之上的模样，温柔妩媚，语音俏软滑过范闲的心房。

范闲温和地说道：“只是想着当初用刑，确实有些害怕将姑娘这双漂亮的小手给夹坏了。”

司理理正在揉范闲太阳穴的手指一顿，半晌之后才幽幽地说道：“苦命人，没有这么容易坏的。”

“不要有怨怼之念，这对我们的合作没有好处。”范闲没有睁眼，“当时你要杀我，我只是对你用刑，怎么看，也应该是你欠我的。”

司理理再度轻咬下唇，眸子里柔光一转道：“奴……我欠大人的，大人随时能拿回去。”

“怎么拿？像第一夜那般拿法？”范闲睁开双眼，满是戏谑之色。

司理理倔强地睁着双眼与他对视着，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她看着这个模样清秀无比的年轻官员，不知怎的就想到那夜花舫之上的羞人之事，身子竟有些微软无力，缓缓将身子靠了过去，半倚在范闲的肩上，手指

不停地按摩着对方，嘴里轻声说道："这世上女子都是苦命人，我可不知道大人准备如何拿。"

那夜花舫之上，范闲用了迷药春药，故而司理理的反应极为强烈，一直铭记至今，后来在大牢里被范闲毫不怜香惜玉地大刑伺候，心恨之余，又多了些极古怪的感觉。

范闲右肩一片弹软，不想而知便是司理理的胸部，以为对方是想要色诱自己，深吸一口气想镇定一下心神，不料却吸进了满腔幽幽的体香，心头微动，问道："那个叫司凌的到哪儿去了？"

"还在京都关着。"司理理神情不变，想来司凌不是她真正的亲人。

范闲愈发好奇，陈萍萍究竟用的什么手段，能够让司理理听监察院的话？他想了想后问道："姑娘不是可怜人，至少北齐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对姑娘还是念念不忘。"

司理理眉头微蹙，叹息说道："以色事人，岂能长久。"

"这也是本官有些疑惑的地方。"范闲微笑着说道，"不知道姑娘可否将与北齐皇帝的过往细细讲来，也好方便我们去上京后，安排姑娘入宫的事宜。"

所谓红袖招计划在范闲看来只不过是西施入吴的一个翻版，由此次秘密协议可以看出，北齐皇帝对于司理理是真有几分情意，不然也不会刻意强调换回她来。只是司理理的出身毕竟有些低下，就算北齐方面敬重司理理为国出力，但那也只是敬而已，与庆国相比北齐更加注重出身血统，断然不能允许一位曾经做过妓女的女子入宫。

司理理似乎不怎么愿意讲那些过往，低头轻声说道："范大人无须担心，只要将我送入上京，后面的事情自然有北齐皇帝操心。"

车厢里再次陷入沉默，范闲坐在女子的身边，闻着淡淡香味，不知怎的，对于先前离开对方的手指头感到有些后悔，他静坐稍许后，缓缓开口道："那姑娘好生休息吧。"

不料便在此时，司理理也同时开口道："大人，还要揉揉吗？"

“也好。”范闲回答得极快。

“好的。”司理理的回答里略有一丝失望。

直到这奇怪的问答结束之后，二人才发现车厢里的气氛有些怪异起来，似乎都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一股子暧昧开始逐渐发酵，空气渐趋温暖。司理理再度轻咬下唇，跪在了椅上，双手揿着范闲的双肩，暗暗用力，心里想着自己只是不愿意一个人老待在马车里，所以才会如此自甘下贱地服侍这个仇家。

范闲感受着身后女子柔软的身躯，心里想着，这女子非但不记仇，反而刻意讨好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为什么自己也愿意在司理理的马车里待着呢？他皱了皱眉，想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也许是此去北齐心中有些隐隐不安，也许是因为肖恩长得过于难看，也许是……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司理理是一个曾经被自己摸过全身的漂亮女人，想与她待在一起，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范闲并没有在温柔乡里多耽搁，他自认是个好色之徒，但也是心神坚毅之辈，断然不会身陷温柔便无法自拔，只是让司理理揉了揉身子，去了些乏意，便走下了马车。

王启年迎了上去，陪着他向车队后方走去，低声道：“大人小心四周的耳目，毕竟司理理是要送给北齐皇帝的，日后大人要在车上待这么久，下属得先清场，免得将来有什么谣言传入上京，给大人后面的计划造成影响。”

范闲知道自己的心腹想歪了，却没有辩解什么，只是笑了笑。

出了京都路，使团的速度马上就变得快了起来，一路再无守备师将领相陪，使团的成员，包括监察院的官员们都显得轻松了许多。

沿途各州郡都知道使团是出使北齐，自然没有哪位官员敢怠慢，更何况此次使团正使乃是赫赫有名的小范大人，各地官员接待起来更是分